

推動數字教育 從學生需要開始

數字與人文

早前筆者參與JC GoAI計劃，在多倫多學習，並與麻省理工學院（MIT）團隊交流。透過卡牌和桌遊，代入不同角色，與全球的教育工作者，討論數字教育和人工智能（AI）政策的發展。

這段學習經歷讓筆者想到，學校引入人工智能科技時，首要的是聆聽不同持份者的聲音。教師要顧及課程和課時、學生的能力和興趣，照顧家長和社會的期望。因此我們要先了解學生需要學什麼、學習時有什麼困難，才決定人工智能科技可以在哪裏幫忙。

現時很多人工智能培訓活動流於表面，只是提及相關技術如何提升某方面工作的成效，科技重於人。但作為教育工作者，推動數字教育應該是「以學生為本」。學校應按學校願景、目標及學習設計出發，認識學生需要並調整教學法；至於學生，則需要在學習中逐步建立自己的思考能力與使用人工智能的素養。有了這些討論的基礎，往後與人工智能協作時，才更有能力作出自己的選擇。

引導學生聯繫學習與生活

人文元素，則是未來領導數字教育最重要的方向。《中小學數字教育發展藍圖》（下稱《藍圖》）將人文關懷與數字素養並列，並提出將科技融入八大學習領域。對學校而言，這個方向需要放回日常教學中來思考。人工智能科

技的進步，可以讓資料更容易取得，方便同學交流所見所聞。

不過，學生能否理解學習內容，仍要靠教師選取合適的學習材料，培養明辨思維、協作與溝通能力，並引導學生把學習與生活聯繫起來，人文素養也因此在這個過程中得以培養。

以筆者熟悉的數字人文範疇為例，人文學科的教師可以結合大數據、人工智能、地理資訊系統等，分析文本和視覺化探索人文現象，並推動跨學科研究。

學校可以安排各科一起參與專題研習的規劃，人文科教師熟悉如何提出問題、理解資料和引導討論，可以主動帶領同事設計課程；數理、科技和藝術科教師也能按本科所長，豐富學生的學習。教師先商議希望學生學到什麼，再選擇合用的人工智能工具，才容易把課程教得深入。學校也要給教師共同備課、觀課和檢討的時間，讓同事根據學生的表現調整安排。而教師最重視的人工智能安全，包括運用資料的準確性、資料處理的安全性，如何避免AI幻覺等情況，也可以透過跨學科學習中，處理和培養相關的素養。

最後，筆者期望在《藍圖》下，各大機構和院校的資源和培訓，可以全面照顧各學科的需要，達至以數字驅動創新，以人文傳承教育的理想目標。

●洪昭隆博士
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湯國華中學



▲圖為有學校早前舉行以AI為主題的講座。

▶《中小學數字教育發展藍圖》將人文關懷與數字素養並列，並提出將科技融入八大學習領域。



你的人生是否在不斷循環？——觀《年會不能停！2》有感

投稿

筆者應邀先睹《年會不能停！2》香港優先場，散場時燈光亮起，耳邊迴盪着那種近乎炸裂的語言能量，混着搖滾的金屬氣息。這部電影最力透紙背之處，在於它不只用台詞戳中觀眾的內心，更在於它用整個敘事結構引領大家直面那個問題：你的人生，到底是在往前走，還是在原地打轉？

電影裏讓人拍案叫絕的設計，是白客和張若昀不斷斷檔重來的循環結構。他們一次次回到早餐店的起點，帶着上一次循環的記憶，做出不同的選擇，走向不同的升職路徑，像極了打遊戲、接任務、做任務、領獎勵、解鎖下一關。但電影把這個遊戲機制顯性化之後，觀眾笑着笑着就不禁倒吸一口氣。打工人的日常本來不就是這樣嗎？周一醒來，又是新一輪循環。

而且影片的循環速度越來越快，不斷壓縮許多情節，又不斷重複出現一些關鍵節點的名場面。像極了發展得越來越快的社會，人們已經來不及關注細節了，只能被一些有衝擊力的事件推着不斷往前走下去。

這個設計精妙之處在於它的窮舉法。編劇讓角色把職場晉升的各條路都試了一遍，拍馬屁的、躺平的、拚命做事的、搞辦公室政治的，每一次重來都像打開一扇不同的門，門後的風景卻有着相似的荒誕底色。你以為這次總算選對了，命運卻總在拐角處露出一抹狡黠的微笑。那些我們以為能夠掌控的選擇，到頭來似乎都被一隻無形的手輕輕撥回了原點。電影不直接告訴觀眾答案，它只是把這些路一條條攤開在大家眼前，讓你自己看，然後輕輕問一句：如果條條大路都通向同一個黃昏，那我們趕路的意義，究竟是什麼？

這種結構上的遊戲化隱喻，和電影的語言風格形成了雙重夾擊。電影裏的台詞天生帶着熾熱的體溫。編劇把那些職場黑話——賦能、抓手、閉環、顆粒度——全搬上銀幕。這些詞被日復一日的複製磨成了空殼。人們不是察覺不到，只是疲於奔命的節奏裏，已經沒有力氣好好說話，也越來越少人還有耐心好好聽。因此表達退化成對暗號，語義在高速運轉中悄然磨損。

影院裏笑聲響起，那笑聲裏藏着心酸。共享同一本黑話詞典的人，在電影替我們說出真相的那一刻才恍然大悟：原來我們不是在看戲，我們就是戲中人。這是一種極具動能的敘事，把職場中不可說的秘密全變成了台詞裏的子彈，每一發都精準打在人們的痛處。

這些循環累積下來的疲憊感和窒息感，為張若昀在片末的那一幕做了極其扎實的情緒鋪墊。

年會的高潮，燈光聚焦，音樂激昂。他站在舞台中央，手裏握着那座獎杯。那座獎杯在鏡頭裏閃着金光，像極了我們在职場裏拚死拚活換來的那些虛名——一個不痛不癢的頭銜，一份用大量時間精力換來的年終獎。他沒有像預期中那樣順從地唸出感謝詞。他拿着那座他曾經視為恥辱的獎杯，發表了一段慷慨激昂的發言。

這一幕極具文學張力。他站在這套體制最輝煌的舞台上，用最清醒的語言，宣判了這套體制的荒誕。他說的那些話，是一個經歷了無數次循環、被異化又被壓榨的靈魂，在掙脫枷鎖後的吶喊。他一邊握着代表體制認可的獎杯，一邊說出了關於尊嚴、關於理想、關於人不該只是螺絲釘的真理。

這一幕讓人想起卡夫卡筆下的《飢餓藝術家》，想起卓別林在《摩登時代》裏被捲進齒輪的身軀。張若昀的表演在這裏達到了某種神聖的荒誕感。他沒有扔掉獎杯，他拿着它，像拿着一個話筒，一個隨時可以反擊回去的武器。那座獎杯從資本的勳章，變成刺向虛偽現實的長矛。

這段台詞觸碰到了我們每個人內心深處那個未被馴化的自己。我們都在現實裏低頭，在生存邏輯裏妥協，手裏或多或少都握着一座這樣的獎杯。電影在這一剎溫柔地告訴我們，你可以拿着這座獎杯，說出你真正想說的話。這不是背叛，這是救贖。

走出影院，維港的風吹過來，我想起電影裏那些不斷重置的循環。我們到底是在一輩子裏活了同一天，還是活了一輩子？

人們常常因為過度專注追求一件事而活得小心翼翼，不容出錯，就像電影裏的角色對升職的執念。這像極了現代的人生，都要提前設計好，都要從一條獨木橋上走過去。我們害怕讀檔重來，害怕偏離軌道，害怕試錯的成本。但電影用那些荒誕的循環告訴我們，當你把所有可能性都壓縮成一條路，你得到的不是成功，而是另一種形式的循環——日復一日，年復一年，活在同一天。

真正值得過的人生，不是那條被設計好的獨木橋，而是敢於享受試錯，敢於跌宕起伏、敢於充滿未知的人生冒險。就像張若昀站在台上那樣，不需要扔掉獎杯，你只需要拿着它，說出真心話。那個瞬間，你才真正「活」了過來。



●圖為《年會不能停！2》香港海報。

資料圖片

易道縱橫

近來狗隻噬人、同類相殘之事屢見報端。社會遂問：人與動物是否應有距離？飼主如何管束？此類問題看似現代城市管理，其實亦可從《周易》中尋得啟發。《周易》並非動物保護法，卻深明「位分」「節制」「防患」之理，足以為今日思考人與動物關係提供方向。

履卦卦辭曰：「履虎尾，不咥人，亨。」人在踩虎尾之後而未被咬，並非因虎失去獸性，而是因人能謹慎履行其道。此句用於今日飼養寵物，極有警醒意味。犬貓或其他動物雖經馴養，仍有本能、領域意識與攻擊反應。飼主若只以「牠很乖」「牠不會傷人」自信，便是忘記了「虎尾」之險。真正的愛，不是盲目相信動物無害，而是承認其擁有獨特個性，並以牽繩、戴口罩、訓練、絕育、隔離等可能方法，盡量防範危險發生。

乾卦《象傳》曰：「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強不息。」坤卦《象傳》曰：「地勢坤，君子以厚德載物。」一健一順，顯示人既有治理之責，也應有包容萬物之德。動物不是器物，牠有生命、有感受，人不應任意虐待；但「載物」並非放任失序。愛護動物不等於把動物完全等同於人，更不等於讓其在公共空間無拘無束。人與動物相處，情感可以親近，秩序卻不可混淆。

《繫辭傳》有言：「天地設位，而易行乎其中矣。」萬物各安其位，變化才有秩序。家庭中，寵物可為伴侶，卻不能凌駕於人身安全之上；公共空間中，飼主有使用權，路人亦有免於驚嚇與傷害之權。若大型犬在兒童活動處自由奔走，便是位分失當；若受害者反被責怪「不懂動物」，亦是義理倒置。城市文明的標準，在於我們能否將心比己，使各方皆得其所。

家人卦《象傳》曰：「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。」養動物不是一時興起，而是長久承擔。飼主之「言有物」，是要言出必信，在領養或購買前，誠實衡量時間、能力、居住環境與經濟條件；其「行有恒」，則是堅定承擔飼主責任，在日常中持續訓練、清潔、醫療與安全管理。若只享受寵物陪伴，卻不承擔風險，便是無恒之行。寵物出事，表面是獸性失控，深處常是人責失守。

寵物出事實為人責失守

蒙卦《彖傳》曰：「蒙以養正，聖功也。」又坎卦《象傳》曰：「水洊至，習坎；君子以常德行，習教事。」坎為險，險並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不習於防險。許多攻擊行為並非

糾正語音缺陷 普通話不再「散裝」

普通話教與學

對於香港的普通話學習者而言，除了大量的聆聽「輸入」，大量的說話「輸出」更是重要。演說或者演講，正是其中一種極佳的「輸出」方式。

然而，許多人一提到演說，總是熱衷於研究「技巧」——如何運用聲音、如何添加手勢、如何與觀眾眼神交流。殊不知再豐富嫺熟的演說技巧，也彌補不了發音不準、用詞不當的「散裝普通話」，把一場原本精彩的普通話演說變得「散裝」。

我見過一位演講比賽的選手，總體表現都比較優秀，自信大方、觀點鮮明、表情自然、感情投入，就是普通話發音不夠標準，讓人聽了會「出戲」，這樣的演講，吸引力必然大打折扣。觀眾無法沉浸於演講之中，何來被吸引和打動？那麼，哪些語音缺陷容易讓普通話變得「散裝」不標準呢？

「輕聲未輕」生歧義

首先，在普通話演說中，最容易顯露出語音缺陷的地方，就是「輕聲未輕」。香港人在說普通話時，容易忽略輕聲，因為廣東話裏是沒有輕聲的，但是，說普通話時如果應該輕聲的地方沒有輕聲，不僅讓人聽起來不地道，還會產生歧義。

比如：普通話裏的「東西」，輕聲和不輕聲時是兩種意思。「東西」的原調為「dōng xi」，意思是「東西南北」的方向或者方位。但如果發輕聲「dōng xi」，意思就是物品，相當於廣東話裏的「嘢」。例如，有學生演講時說「我去找東西」，「西」字未發輕聲，意思就成了「我要去找東西方向在哪裏」。

其次，還要注意「丟介音」（註：介音就是介於聲母和主要元音之間的過渡音。介音的主要作用是讓發音從聲母順暢



一日形成，而是長期缺乏教育、過度圈養、錯誤獎懲所致。社會若只在傷人後懲治動物，固可止一時之害，卻未必能治其本。傷人事件提醒我們，電梯、屋苑、公園、街道皆是人與動物交會之處。既知有險，便應反覆教育與制度化處理。學校可教兒童如何安全接近動物，社區可設投訴與調解機制，執法者亦應有清楚程序。

節卦卦辭曰：「節，亨。苦節不可貞。」說明節制宜當通達，過度嚴苛將不可長久。政府若完全放任，則公共安全受損；若一概禁養、濫殺，又恐失之嚴厲。合宜之道，在於「有節」而非「苦節」：例如強制登記與晶片植入、規定公共場所牽繩、對特定體型或有攻擊紀錄犬隻要求戴口罩、建立咬傷通報與行為矯正制度、嚴懲棄養與惡意繁殖等，皆在情理之中。

謙卦《象傳》曰：「謙謙君子，卑以自牧也。」人類面對動物，固不可自大到任意支配生命，也不應天真到否認獸性風險。謙，是承認自身知識有限；牧，是自我約束。若每個飼主先能「自牧」，政府管制便可相對寬鬆；若人人不能自牧，法律自然愈加嚴格。

總括而言，《周易》的啟示，不是遠離動物、敵視動物，而是在親近中保持界限，在愛護中建立責任，在自由中施以節制。一陰一陽之謂道，寬嚴合度，兼視兩端，才是理想的中庸發展之道。動物之患，往往不只是動物問題，更重要的是人的責任。若能以「履虎尾」之慎，「家人」之恒，「蒙」「坎」之教，「節」「謙」之制來面對，人與動物便不必走向對立，而能有序距離中共處。善待生命，必先善立規矩；欲求和諧，必先知所節制。防患於未然，正是易道所重的「見幾而作」。

●謝向榮教授
香港能仁專上學院文學院院長

地過渡到主要元音，使整個音節聽起來更自然、圓滑），也會讓普通話變「散裝」。

普通話演講時，尤其要注意「丟介音」的問題，比如「莊重」的「莊」，普通話拼音為「zhuāng」，作為韻頭的「u」即為介音。不少同學會在發音時「丟介音」，也就是沒有發出介音或者弱化介音的發音，聽起來就好像「zhāng」，以至於發音聽起來不夠字正腔圓，甚至出現方言音，演講的效果不言而喻。

此外，不準確的詞彙與句子的表達，也會讓普通話演講變「散裝」。比如，廣東話的「質素」一詞與普通話的「素質」意思基本一致。我曾遇到一位香港學生，在演講的時候說：「想要維護社區的環境衛生，需要先从提升社區居民的個人質素開始」。

這句話整體的表達是符合普通話語法規範的，但就是「質素」這個詞用得不太準確，就影響了其地道表達。所以，在準備好一場演講內容後，記得檢查其中有沒有廣東話的表達方式，將其替換為正確的普通話表達，才能讓整場普通話演講更地道、更具感染力。

最後，對於如何在普通話演說中發音更標準、表達更流暢，平時可以多積累一些地道的普通話詞彙、句子的表達，多模仿標準的普通話發音，注意演說時恰當運用輕重停連。還可以觀看一些普通話演說類的節目，如《央視主持人大賽》或者一些央視主持人的演講片段，跟他們學習地道的普通話表達，學習標準的普通話發音、自然流暢的輕重停連，讓原本「散裝」的普通話演說不再「散裝」。

香港普通話研習社
Xianggang Putonghua Yanxishe

●張玉婷老師